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周文骏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联合编辑

周文骏选集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合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

简 历



周文骏，浙江金华人，一九二八年
生，无党派。浙江省立金华中学毕业。
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毕
业。曾任山西省曲沃中学俄语和中国语文
教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职
员。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学情报学

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报哲社版编委，吉林省图书馆学
会会刊和丛刊顾问，黑龙江省《情报科学》编委，中国图书馆学
会常务理事，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

序

我的自选文集收录论文、调查报告和资料等共十六篇。其中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各一篇，七十年代三篇，八十年代十一篇。这些都是署名文章。除了两篇首次公开发表外，其余均曾刊载在图书馆学专业刊物和其它学术性刊物上。译作与成本的著作没有收入。

这十六篇文章分属三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学对象及某些相关学科；图书馆的性质与作用。这些内容均牵涉到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是我一九四九年以来学习图书馆学的一个重点。

五十年代前半期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我比较注意学习和介绍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事业，开始认识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发展图书馆学和创建苏联图书馆事业中的丰功伟绩。所以我选择了“列宁与图书馆”这个课题作进一步探索，但到如今，我的工作还停留在收集和介绍资料的阶段，没有什么进展。要是说有什么收获的话，那便是我更加深信列宁关于图书馆的论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国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

当我走上大学讲堂，面临着图书馆学基本理论问题毫不留情的挑战，迫使我去回答图书馆学的对象与内容，图书馆的性质与作用等等重大问题。

我于一九五六年在《图书馆学讲稿第一部分——我国图书馆事业组织》中开始对图书馆学的对象与内容有所论述。一九六二年，当时受到许多报刊上讨论机床的内部矛盾问题的启发，我在《什么是图书馆？什么是图书馆的基本矛盾？》一文中提出了

“图书馆的基本矛盾”这个命题，探讨了图书馆的特性和矛盾发展规律。由于某种原因，这篇文章当时未能发表，这次收入本集，为了保留真实的历史面貌，内容未作任何改动。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前进步伐，科技情报工作与情报学研究迅速开展起来。当时我已意识到，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动摇以往对图书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传统解释，于是尝试作跨学科的学习与探索，希冀得到某种结果。

当我初步了解情报学的一般问题之后，一九七七年便在讲授《图书馆学基础》课的“引言”和《科技文献检索》课的“引言”时，开始引进“情报”、“情报交流”，“文献传递”等等概念。一九七八年向“五四”科学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一九七九年三月间在太原山西图书馆学会筹备小组主办的报告会上的报告，四月间在天津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八月间在河北省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我都企图从交流(COMMUNICA-TION)的角度说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以及图书馆在交流系统中的性质与作用。

一九八〇年上半年我开出了《情报学导论》课程，那是以交流为基础在情报学中结合图书馆学的试验；讲稿列入《图书馆学业务自学大全》第十辑，于一九八〇年下半年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印行。同年十二月在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主办的省馆馆长研究班上的报告，也是以交流为基础，却是在图书馆学中结合情报学的试验；后来报告以《概论图书馆学》为题发表在《图书馆学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上。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试验，使我逐渐看清了交流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共同理论基础，可以用它来解释图书馆学的对象与内容，图书馆的性质与作用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

在一九八二年上半年，我终于把交流具体化为“文献交流”，开

设《文献交流引论》课程，描述了文献交流系统，分析了系统结构和要素，非但包括图书馆工作，而且还纳入出版发行工作和情报工作。这样就把图书馆事业放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背景下来考察，使人感到视野非常宽广，需要我们去辛勤开拓的领域也愈来愈扩展了。同年九月油印了《文献交流引论》讲稿的初稿，目前正在修改。

以上提到的某些具有跨学科探讨性质的文章，由于篇幅较大或未曾公开发表，这次便没有收入。

回顾过去所写的文章，数量有限，水平不高，但尚可自慰的是：无论哪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即使只有几百字，我都是用很大的气力认真去写的，并且力求提出自己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是何等的肤浅与粗陋。

从时间说，我学习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已有多年的历史，但从学问说，我还远未深入堂奥，仍然居于起步的境地。我之所以乐意编选这个集子，无非为了求取同行和读者们的帮助，和大家共同进步，为祖国的图书馆事业和情报事业建设多做点有益的工作。

周文骏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七日于中关村

目 次

简历

序

马克思恩格斯论图书馆工作…………… (1)

革命导师与情报工作…………… (8)

列宁与图书馆事业——学习列宁关于图书馆工作指示
的笔记…………… (13)

马克思、恩格斯与图书馆事业——文献举要…………… (27)

什么是图书馆？什么是图书馆的基本矛盾？…………… (35)

我国图书馆学的对象和内容管见…………… (45)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50)

概论图书馆学…………… (59)

建国以来我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学工作的回忆、分
析和评价…………… (75)

走向科学的情报学…………… (79)

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系和发展…………… (88)

情报工作与图书馆…………… (98)

图书馆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103)

加强大学图书馆网的建设…………… (107)

应战·对策·未来——关于新的技术革命与图书情
报事业的三点想法…………… (117)

书史研究浅议…………… (120)

图书馆学主要著译目录…………… (128)

马克思恩格斯论图书馆工作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战斗的一生中，曾经访问过各国许多著名的图书馆。他们在图书馆中收集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工作，许多经典著作的问世，都是和图书馆所提供的条件分不开的。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善于利用图书馆，而且还对图书馆事业提出一系列创造性的见解和理论，亲自从事图书馆的某些工作。

革命导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书馆学遗产。我在学习这些遗产的过程中，做了一些笔记。现将笔记中马克思、恩格斯关心图书馆工作，利用书目和编制书目，提供图书分类理论基础等问题的有关材料连缀成文，为有志于研究这个课题的同志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一，关心图书馆工作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图书馆工作的论述，可以上溯到对于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

被列宁誉为“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的不朽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满腔热情地第一次赞扬了无产阶级的阅览室：“这些时合时分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在这里，孩子们受到了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

去阅览，并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问题。”①

这里不仅是由衷的赞扬，并且也是对各工人派别阅览室任务与作用的最精炼的概括。恩格斯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阅览室是提高工人知识水平的工具，摆脱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的手段，讨论和工人阶级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问题的论坛。

恩格斯在记述这些阅览室的生气勃勃的活动时又写道：“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演讲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它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②他对工人读者的阅读倾向与兴趣做了深刻的分析，并以自豪的口吻指出爱爾維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的著作，雪莱、拜伦的著作，“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也几乎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在恩格斯的笔下，工人读者无愧为人类进步文化的真正主人，他们的阅读倾向是进步的、革命的，阅读兴趣是健康的，广泛的。

当他把工人读者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图书馆的名符其实的主人翁加以赞美时，并没有忘记对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读者阅读兴趣的本质的揭露：“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③

恩格斯就是这样来论述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无产阶级阅览室的任务与作用，并对工人群众与资产者的阅读倾向与兴趣做了阶级分析和对比。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遗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之一。

一八八〇年马克思为法国工人党编写《工人调查表》，目的是搞清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的经济、体力、智力和道德等

条件；揭露剥削工人阶级的各种形式和方法；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确切的事实材料来领导工人运动。其中包括：

“二、（11）有没有为在你的工业部门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设立学校？何果有，那末一天中哪些时间孩子们是在学校度过的？他们学习些什么？

……

三、（24）请说明下列日用品必需的价格。

……

（d）其它开支：如邮费，还债和付给当铺的保管费；孩子在学校学习的各种开支，学费、买报、买书等等。……”④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广大工人群众阅读问题的关怀是和发展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二、利用书目和编制书目

书目是开展图书情报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利用和编制书目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总是利用书目收集资料。一八七六年马克思写信给佐尔格，为了写《资本论》，打算研究英国农业，土地关系和信贷方面的资料，请他寄来这方面问题的书目。

对于恩格斯来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利用书目来宣传马克思的著作。他是马克思著作目录的第一位编写者。

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提供了马克思在该报上所发表的论文的最宝贵的书目材料，但这还不是典型的书目形式。称得上马克思出版著作的最完全的目录是《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的后半部分。

这个目录包括马克思开始（1842）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起，

直至《资本论》第二卷止的一段时期。

这个目录没有把每种著作的名称列举出来，而是采用了叙述的形式、以日期排列先后次序。在一个时期中又往往以著作所发表的刊物名称为标目。著录事项计有：著作发表的期刊名称、论文题目、著者（合著、是否署名）、出版地、版次、文种、最新版本、出版情况（如正在印刷中，将在××年问世等等）。

这个目录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在那个时期写了些什么，并且还介绍了创作活动，预告了出版消息。这对于宣传马克思的创作活动和著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为以后编纂马克思的书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成为判明马克思遗著的最可靠的根据。

为了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恩格斯又为马克思开列了另一个书目，⑤共计二十三项，这是一份典型的书单，每条款目分别排列，并编有序号，著录较前一个目录简单。

一八八九年，恩格斯也为自己编制著作目录，一八九二年又加以补充。⑥

恩格斯的功绩不仅在于最早用书目形式宣传马克思著作，并为个人著作目录的编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三、科学分类——为图书分类奠定基础⑦

图书分类是图书情报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它为整理大批图书情报，分析和综合图书情报内容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

传统的分类方法是以科学分类为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分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为以后图书分类方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这样说，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和他们十八世纪的先驱者一样，对科学分类不是以对象本身最基本的属性，而是以次要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以人为的标志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先验主

义的方法。恩格斯指出：“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类理论与此相反，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就开始注意科学分类的问题。七月十四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那时三十年来自然科学的情况，特别是对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并且揭示了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及其转化：“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比如经过磨擦）转化为热，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合力，化学亲合力转化为电（比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⑨初次提供了科学分类要注意按照对象本身的运动形式的观点。

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在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又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科学的任务是要研究物体的运动形式，并且认为各门科学应按照物体运动形式从最低级最简单到较高级较复杂的发展顺序来排列。他列举出各门科学的顺序是这样的：机械运动，本义上的物理学，化学和有机体。

对于以上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概括成：“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⑩这里强调了科学分类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有客观依据的，其先后排列，必须是各种运动形式本身所固有的次序。

因此，各门科学在分类体系中的序列是与物体运动形式的自然发展相符合的。恩格斯把这一点也同时看成是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历史，即科学的顺序发展相一致的。当然，这种认识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完成的：“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

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又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⑪

恩格斯并且又认为科学分类的序列也是和自然界本身的发展相吻合的。他把自然界的发展区分成三大认识领域，并指出相应的三类学科。第一类是指研究非生物界以及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包括研究生物机体的那些科学。第三类是指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⑫

综上所述，恩格斯的科学分类理论建立在物体运动的各种形式及其内部固有的次序，人类对整个自然界认识的历史（科学的发展）和整个自然界本身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对于解决社会科学分类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这种相互联系所反映的各门社会科学特性。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有可能将各门社会科学排列成从一般过渡到个别，从低级过渡到高级的顺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

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因此，我们应首先列出反映经济基础的科学，其次是政治、法律以及其它各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分类的理论是图书分类工作的指导思想。他们拟定的科学分类的体系，为我们在编制图书分类表中形成整个体系，特别是确立基本部类、大类及其序列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我们类分图书确立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图书的科学内容归类。当然，科学分类的体系不等同于图书分类表的体系。在图书分类表中还要列入某些由于宣传教育任务的需要以及图书体制和编辑出版特点而设立的类目。因而类分图书，除了根据其科学内容之外，也还要借助于其他的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的图书馆活动和对图书馆事业的论述还有很多，以上介绍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建国以来，我们开展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图书馆事业的介绍和研究工作，涌现了一批热心的作者，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成就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明显标志之一。我们不可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只是看成国外图书馆学文献的翻译介绍问题。革命导师关于图书馆事业的光辉思想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理论基础，我们不能忽视它的指导作用。

注：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卷第527—529页

④ 同上第19卷第252—255页

⑤ 同上第22卷第727—728页

⑥ 同上第22卷第731—733页

⑦ 参考《图书馆书目分类法史略》俄文本下册，第8—16页，1959年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0卷第105页

⑨ 同上第29卷第324页

⑩ 同上第20卷第593页

⑪ 同上第20卷第523页

⑫ 同上第20卷第95—37页

⑬ 同上第13卷第8页

原载《图书馆杂志》1982年1期

革命导师与情报工作

由于革命斗争和科学研究的需要，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非常重视科学情报的传递，非常注意收集和利用图书情报，并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过程中，读过和做过笔记、摘抄的书籍约有一千五百多种，写的笔记本，包括手稿、札记、提纲、短评等至少有一百本。为了写关于英国劳工法部分，他曾把整个大英博物馆图书室所藏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兰皮书统统研究了一遍。在写第二卷中的地租部分时，他写信给美国人迈耶尔说：“我非常希望您能经常给我寄些报纸来。如果您能搜集到某些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那对我是特别有价值的。由于我在第二卷里要研究地租，所以我非常欢迎专门批判凯里先生的《谐和》的材料。”

从巴黎公社诞生的第一天起，马克思为了掌握革命运动的脉搏，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就开始收集公社的各种材料，系统地、从英、德、法等多种文字的将近一百种报刊上摘录有关的消息和报道，共约三百条，并对其中一些加了简短的评语或注释，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公社存在七十二天中各方面的活动情况，为完成著名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准备了充分的材料。

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仔细地收集和研究了有关自然科学重要问题的大量文献，写成了十篇大致完成的论

文，以及一百七十多个札记和片断。

马克思、恩格斯辛勤地收集和研究各种图书情报，总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惊人的革命毅力。

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例如他写《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一书，就收集和研究了六百多种书刊资料，并且是在监狱中开始、在流放途中完稿。

革命导师在收集和研究图书情报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开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情报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宁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德国设立情报中心，围绕国际帝国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这两个基本问题，开展收集和处理的文献资料的科学工作。列宁在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时指出：

“对于参加国际运动来说，没有它，我们既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双手。”〔2〕说得多么深刻！比喻得多么恰当！没有眼睛、耳朵和双手，我们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他形象地阐述了科学情报工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没有高效率的科学情报工作，我们就看不清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听不见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摸不着科学技术跳动的脉搏。

列宁不仅对科学情报工作的意义和组织情报中心的形式提出看法，并且还在许多著作、决议、指示、书信中就科学情报工作方式方法问题发表了意见。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当时科学情报工作的迫切任务是广开图书情报来源，收集书刊资料，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文献资料。他曾先后写信给党和国家各部门以及党员个人，要求收集国外文献资料，并多次敦促进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

在列宁的指示下，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

成立了外文图书委员会，专门从事收集国外文献资料和负责分配使用的工作。列宁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做到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共和国的各大城市中，在各专门图书馆集中一整套1914到1921年出版的外国最新技术和科学（化学、物理、电工、医学、统计、经济等等）杂志与图书，并且安排好接受定期出版物的工作。我将首先从这个任务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评价外文图书委员会的全部工作。”〔3〕

列宁对收集图书情报的论述与指示，体现出他是一位精通科学情报工作的内行，他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任务出发，注意收集各个政治集团和派别的文献：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接近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的等等。他既注意收集国内的，也注意收集国外的，特别是英文、德文、法文的书刊资料。从图书情报的类型说，包括了图书、期刊、小册子、论文、标准、剪报等等；内容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知识部门。他也注意收集珍贵的专藏。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列宁批准拨款七万五千卢布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购入格伦堡和马特涅尔两家丰富的专藏。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在请求拨款的报告中说：“假如我们买到这些藏书，那么我们在莫斯科将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关于社会主义史的图书馆。”〔4〕列宁完全了解这两家专藏的重大价值。

还必须在这里指出，早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就已要求利用当时说来是新的照相的方法复制图书情报，以充实馆藏。这对于我们采用现代化新技术进行工作，是一种启示和鼓励。

列宁的另一个重大思想，是在收集的基础上，必须对图书情报加以整理和分析。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列宁给《经济生活》编辑部的信中，要求评论当时苏联所有最主要的经济问题〔5〕，这种评论必须对材料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得出实际的结论。